



ZHANHOUGUO ZHONGDASHI//ANJIISHI

ZHANHOUGUO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

血洒 加丹加

——卢蒙巴事件始末

● 钟伟云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

3



国防大学 2 065 4563 9

★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丛书

血 洒 加 丹 加

——卢蒙巴事件始末

钟伟云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艾 南
封面设计：丁 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血洒加丹加：卢蒙巴事件始末/钟伟云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
(战后国际重大事件纪实丛书)

ISBN 7-5012-0850-6

I . 血… II . 钟… III . 卢蒙巴事件 (1961) IV . D746. 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4523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75 字数：147000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0

定价：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59年的卢蒙巴

1959年，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向群众发表演说





1960年6月，卢蒙巴决定与卡萨武布(左)合作，中间为阿杜拉。

1960年10月9日，卢蒙巴离开被监视的居所几个小时后，在一位朋友的家中向他的几个战友发表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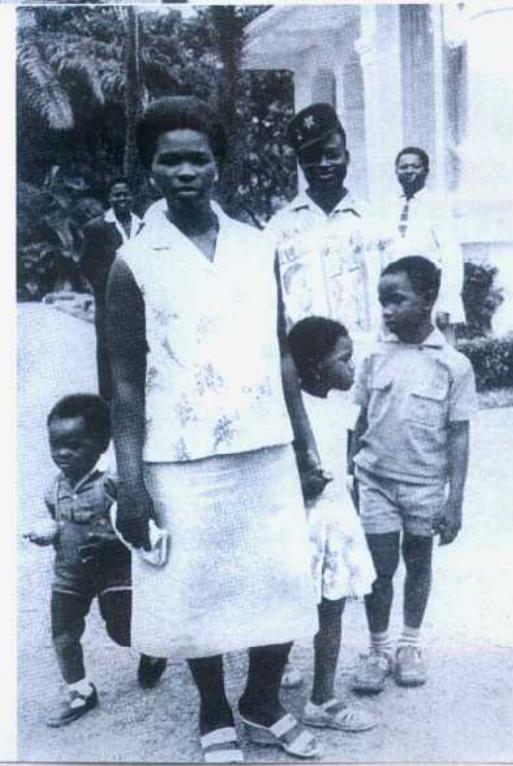




1960年12月，卢蒙巴在桑库鲁河渡口被逮捕



1961年1月，卢蒙巴被转押到伊利沙白维
尔时的情形



卢蒙巴的妻子鲍兰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目
录

第一章 引子	1
第二章 卢蒙巴总理	3
● 卢蒙巴的崛起	3
● 独立风暴	16
● 卢蒙巴总理	29
第三章 加丹加卷起的血腥风暴	46
● 治安部队骚乱和比利时出兵	46
● 加丹加的分裂	62
● 病笃乱投医	80
第四章 联合国特洛伊木马	89
● 冷战阴云笼罩下的刚果问题	89
● 卢蒙巴、哈马舍尔德与美国	99

● 与联合国决裂	108
● 讨伐加丹加	122
第五章 祸起萧墙	129
● 与卡萨武布较量	129
● 总参谋长搞政变	149
● 被囚总理府	158
第六章 血洒加丹加	169
● 从出逃到被捕	169
● 英雄的遗言	179
● 血洒加丹加	187
第七章 尾声	196
后记 卢蒙巴和他的时代	206
附 新旧地名对照表	210

第一章

引子

1961年2月18日对许多北京人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寒风凛冽，天寒地冻，铅灰色的云块低垂在天空中，给深冬的城市增添了一种悲凉和肃杀的气氛。清晨，天安门前的国旗卫士将鲜艳的五星红旗升到金水桥前高高的旗杆顶端后，又立即将它稍稍放下了一些。与此同时，在新华门、外交部、国务院各大部委、北京市政府各部委、人民团体办公楼、学校门前，负责升旗的人都在重复着与天安门国旗卫士同样的动作：将国旗升到旗杆顶端后，又降下一半，然后才将它固定住。北京的老百姓本能地意识到，这是在下半旗志哀！

上午10时，北京群众从四面八方开始向天安门广场汇集。他们有的来自机关，有的来自学校，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部队，有的来自商店。广场上尽管人头攒动，但大家都默默无声，神情严肃，只有那高举的一幅幅横幅标语在寒风中嗦嗦作响。10时半，50万群众已把广场及两侧的长安街挤得水泄不通。

这是一次悼念的大会，同时也是一次抗议的大会。会者所悼念的，并不是中国当时哪一位国家领导人，也不是中国历史上哪一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而是一位现在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已陌生的名字。他，就是当时刚果政府总理、1961年

1月被杀害的卢蒙巴。

上午11时，大会正式开始。乐队奏起哀乐，全场肃立。哀乐奏毕，50万名群众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吼声：“打倒美国、比利时帝国主义！”“卢蒙巴永垂不朽！”“刚果人民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似汹涌的海涛，一浪高过一浪。

沉浸在悲愤的气氛中的，不止一个北京。同一天，在上海，40万群众举行了抗议集会，他们高举写着“坚决抗议美、比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杀害刚果总理卢蒙巴”的标语，振臂高呼。

沉浸在悲愤气氛中的，不止一个中国。在埃及开罗几十万群众举行静默示威，象征性地为卢蒙巴送葬。几千名愤怒的青年在美国、比利时驻埃及大使馆和联合国驻开罗办事处前抗议，他们冲进比利时使馆，将使馆砸得稀巴烂后，将使馆建筑付之一炬。之后，他们又冲进美国使馆，扯下美国星条旗，浇上汽油，点火焚烧。示威群众还捣毁了开罗的美国书店。在加纳，阿克拉3000多名群众冲进美国大使馆，愤怒地扯下了美国国徽，并撕下联合国旗帜，把它撕成碎片，在地上乱踩。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工人、学生、机关工作人员也纷纷举行集会，悼念卢蒙巴，抗议杀害卢蒙巴的罪行。苏联政府决定，将莫斯科一所大学改名为“帕特里斯·卢蒙巴国际大学”。

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都沸腾了。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拉丁美洲，100多个城市举行了规模不等、形式不同的集会和游行，所有这些集会、抗议和游行都是与卢蒙巴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今天，人们或许会问，卢蒙巴何以会有如此大的感召力？本书要叙述的，正是卢蒙巴其人及轰动一时的刚果危机。

第二章

卢蒙巴总理

● 卢蒙巴的崛起

1885年2月，德国柏林。暮冬的柏林城显得格外寒冷，傍晚的街道上车马稀少，朔风刺骨，天空中飘飘洒洒地飞舞着雪花。然而，在市中心一座宫殿式建筑里，此刻正灯火辉煌，春意盎然，一个国际会议正在这里紧张地进行。代表们围坐在回字型的会议桌旁，正在为一份最后文件的措辞而进行唇枪舌剑地争辩。出席会议的，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西方列强的代表，只见那代表席的牌子上，有英国、美国、法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还有沙皇俄国。然而，一个代表席上摆放的牌子却与众不同，上面写着“国际刚果协会”的字样。此刻，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代表转过身去对身后的随从官员说：“去，打电报告诉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我们胜利了！”

这“国际刚果协会”是怎么回事？利奥波德二世国王是何许人也？这二者与本书的主题又是何种关系？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利奥波德二世是比利时国王，生于1835年，1865年30岁时继承了比利时王位。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列强开始酝

酿瓜分当时唯一未被征服的大陆——非洲。那时，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仍是一块未知的土地。欧洲的对外扩张虽然最早从非洲开始，但几百年来，欧洲人除了在个别地方（如南非）外，一直未曾深入非洲腹地，只是在沿海地方建立据点，设立贸易站，通过间接的方式对非洲进行掠夺。非洲是一块炎热的大陆，疟疾、登革热、伤寒等热带病流行。几百年间，也有一些欧洲人胆敢深入内地，这些人大多有去无回。因而，非洲被称为白人的坟墓。但随着19世纪中叶奎宁等防治疟疾的药品的发明，非洲再也不是白人的坟墓了。从这时起，欧美殖民者开始了对非洲的“探险”工作。在政府或民间机构的资助下，欧美人纷纷前往非洲，深入腹地，了解非洲大陆的真实面目，搜集第一手资料，为西方列强征服非洲作准备。当时比利时是个小国，1830年才获得独立，在欧洲权力格局中无足轻重，是个三等国家，且内部问题成堆，对向海外殖民兴趣不是很大，但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却野心勃勃。比利时系君主立宪国，国王虽系一国之君，却无多大实权。利奥波德二世不满足于王宫内奢华的享受，总想冲出宫墙，到外面去开创一个新的世界。于是，他便看上了非洲这块仍待发现的处女地。恰在这时，一位名叫斯坦利的美国冒险家对非洲进行了一次轰动世界的冒险旅行。他于1874年从东非的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海岸登陆，向西作横穿整个非洲大陆之行。经过三年的艰苦跋涉，斯坦利于1877年顺着刚果河（今扎伊尔河）而下，抵达大西洋海岸，不久后回到伦敦。斯坦利这次横穿非洲大陆之举，是历史上的首次，在欧美引起极大的轰动。斯坦利在旅途中做了大量笔记，带回了关于非洲这块“黑暗大陆”的大量地理、人文、历史、气候等资料，回到伦敦后立即成了红人，到处发表演讲、作报告。比利时

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得知斯坦利其事后，意识到机会来了。他立刻派人渡过英吉利海峡，去伦敦找到斯坦利，要斯坦利为国王“服务”。双方一拍即合，约定由利奥波德二世出资，斯坦利带队去“征服”斯坦利所探险过的那块地方，斯坦利则同意将他从非洲带回的所有资料“保密”，不对外公布。为此，利奥波德二世成立了“国际刚果协会”。1878年，斯坦利率领几条满载武器、物资和给养的船只、几十名白人敢死队员和从东非沿海的桑给巴尔岛招募而来的几百名脚夫，浩浩荡荡地从刚果河口上岸。经过六年的活动，斯坦利一行与刚果河流域400多名部落酋长签订了“条约”。“条约”都是斯坦利事先在欧洲统一印制的，像是空白介绍信，只在名称、日期等处空着。“条约”上清一色写着酋长自愿接受“国际刚果协会”保护，放弃自己所辖领土的主权云云。斯坦利采取了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法，在一般情况下，他给酋长们几枝枪、一些子弹、几匹布和一些劣质烟草之类的东西，酋长们根本没有见过白人，也不知道法律意义上的“主权”、“保护”为何物，拿到东西后便欣然在“条约”上签字画押。也有不少酋长生性多疑，不那么相信斯坦利，死活不愿在“条约”上签字，在这种情况下，斯坦利便挥舞大棒，以武力迫使他们签字画押。

几乎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布拉柴的法国探险家受法国政府派遣，也从刚果河北岸登陆，深入内地进行殖民探险。他使用与斯坦利一样的欺骗手段，使当地黑人酋长在他准备的“条约”上签了字，从而为法国取得对刚果河北岸地区的“保护权”，并在布拉柴维尔（即今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建立了据点。这时，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看到在刚果河流域地区有利可图，也声称自己从15世纪起就在刚果河入海口一

带活动了，刚果河流域理应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这样，“国际刚果协会”与法国、葡萄牙发生了利益冲突，三方都宣称对刚果河流域地区拥有主权，且互不相让，一时间相持不下，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为了消解冲突，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于1884年11月召集西方列强到柏林开会，借刚果河流域的领土争端讨论如何瓜分非洲问题。“国际刚果协会”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利奥波德二世施展其喋喋不休的三寸不烂之舌，在各国代表间穿梭活动。最后，会议于1885年2月26日签署了议定书。议定书除规定列强瓜分非洲的一般性原则外，还特别承认利奥波德二世国王以个人名义领有刚果河以南的土地，规定他在这片土地上开辟的任何土地都属于利奥波德二世个人，而不属于比利时政府；作为报答，利奥波德二世同意在刚果河流域实行通航自由、贸易自由，这样，列强便可“利益均沾”了。柏林会议是利奥波德二世个人野心的巨大胜利。

柏林会议后，利奥波德二世便迫不及待地宣布成立“刚果自由邦”。接着，又派出多支远征队，沿刚果河及其支流四出活动，运用与斯坦利同样的欺骗手段，在所到之处插上“刚果自由邦”的“国旗”，以示这些土地已归“自由邦”所有。到19世纪末期，远征队已“占领”了刚果河流域面积23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奠定了后来的刚果、今日扎伊尔的版图。一时间，刚果河流域到处可见“自由邦”旗帜迎风飘扬。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设立了“刚果自由邦”的“中央政府”，自己亲自担任这个“中央政府”的“国王”、“首相”和“外交部长”，同时在刚果各地设立殖民统治机构。

“刚果自由邦”的统治是残酷的。由于建立“自由邦”的所有费用都是利奥波德二世个人支付或筹集的，是他个人的

一种投资，现在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取最大利润。刚果是块沃土，地下埋藏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利奥波德二世近乎小本经营，没有足够的资本去进行开发。因此，只好采取粗放式的剥削方式，掠夺刚果热带丛林中所特有的一种自然资源——野生橡胶。当时西方世界汽车工业方兴未艾，对橡胶的需求量很大。而在刚果的热带雨林地区，满山遍野长满了野生的橡胶藤。为了迫使刚果人民上山采集橡胶，“自由邦”采取了一种强迫劳动制度，给每个家庭规定采集定额，定期交纳，完不成者，轻则处于监禁，重则处于砍手、割耳朵等残酷的惩罚。成千上万的刚果人因为完不成定额而遭到残害，而巨额钱财却滚滚流进了利奥波德二世个人的腰包。他利用这些钱财，在比利时到处买地产、起别墅，花天酒地。但“自由邦”搞得也太不像话了，引起了一些人的抗议，加上杀鸡取卵的掠夺方式也很快耗尽了刚果的橡胶资源。在此情况下，利奥波德二世于1908年以几千万美元的价格，将“刚果自由邦”转卖给了比利时政府，刚果从此成了比利时的殖民地。

比利时在刚果执行的殖民统治和剥削政策，是所谓的“家长制”。用通俗的话来讲，是比利时人以“家长”自居，把刚果人都看作“孩子”，比利时人与刚果人的关系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这一公式看上去浅显，其内涵却出奇地丰富，隐藏着比利时很深刻的政治阴谋。在比利时人看来，他们与刚果人的关系既然是“家长”与“孩子”的关系，那么，“家长”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孩子”。“孩子”自然要听话，不能有越轨行为，不能从事政治活动，更不能组织政党，至于反对“家长”、闹独立，就是十恶不赦的大逆不道了。比利时人极不情愿刚果这个“孩子”长大，他们想，只要“孩子”仍

然是“孩子”，比利时就有权支配“孩子”的命运，刚果就谈不上自治和独立，就得靠着“家长”。因此，比利时想尽千方百计，极力阻止这个“孩子”成长。在比利时统治刚果的半个多世纪里（1908—1960），刚果完全被封锁起来，与外部世界完全切断了联系。比利时绝对禁止刚果人到比利时或其他国家去，不许他们出国访问或上学，甚至在比利时远洋公司当劳工的刚果人在随船到达欧洲港口后，也是不许离船上岸的。比利时人严格禁止外国书刊、报纸流入刚果，以免“孩子们”受到毒害；比利时人不允许刚果人拥有房地产，以免他们闹独立分家；比利时人不允许刚果人上大学，以免他们思想成熟起来。在这种殖民政策的统治下，刚果社会一直十分封闭和落后，直到1960年独立时，在全国1400万人中，没有一名法官，没有一名医生，没有一名工程师，没有一名教授，全国只有一名律师、26名大学毕业生，刚果人在殖民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任科员”，在殖民军队中担任的最高军官是班长。1959—1960年度，刚果号称有140万小学生，但中学生只有28961人，能够上大学或接受技术培训的，仅为136人。确实，刚果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还是“孩子”，很不成熟。比利时人似乎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可以高枕无忧，永远把“家长”这个角色当下去。

卢蒙巴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925年7月2日，帕特里斯·卢蒙巴出生在刚果开赛省桑库鲁区的卡塔科—康比村。他所在的部族是巴特特拉族，这个部族在刚果虽算不上一个大部族，但却以骁勇善战而著称。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世代为农，家境甚为贫寒，住的是小茅草屋，吃的是木薯，一年四季都赤着脚，只有一块破布片围在腰间。与当时刚果所有有幸能够上学的小孩一样，